

8111

卷1 21
673
部大:53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八

史 正史各門總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



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

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玠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紀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頴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

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旣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鼂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左邱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爲之以備史官採擇

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爲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爲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爲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塵錄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

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旣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

元附春秋今釐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畧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卽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旣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七書合八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

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

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

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主冢

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

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

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

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

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

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

以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

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貞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爲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

著錄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卽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

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編年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

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歷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

居注類前代記註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歷祕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

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

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

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

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卽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

本志元以實錄日歷俱入編年今除

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歷附於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鼂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於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荆

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駟爲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敝反不若文景尙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

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駙集註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斯

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斲削傳欵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膽荀子禮論河間王樂紀傳斲削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駙卽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

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

實

見班固司馬遷傳

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

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

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尙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爲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

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

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

以行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

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
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
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
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
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
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
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
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
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旣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
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
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
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
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
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
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
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
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
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

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
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踖於七
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
人之書必自成一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
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
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
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言乃述故
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
時插新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
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

之禱杙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禱杙無善後之人
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
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
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
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
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獲麟止是史記二千四百
一十三年之書

年數張中節說

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卷

鼂氏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

一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旣瘦死書頓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范曄譏固飾王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固之才

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尙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祕書監京兆顏師古註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

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已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爲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

也。由是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脩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鈴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

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旣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闢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旣載褒貶，善惡足爲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爲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

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

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祕既爲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於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 志三十卷

鼂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

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

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鄉補註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去補亡借闕而不著其

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曄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爲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輯所聞爲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

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鼂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爲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認爲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已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爲之題其齋曰袞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知幾維心嘗爲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脩定者蓋見注所載尙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爲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艾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裕祭高祖以下

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爲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

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旣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右正史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一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九

史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鼂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

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鼂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劭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

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
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始詔館職讎校
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
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
南齊梁陳二書上之劉如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
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
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
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
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
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計十卷最

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
因命眉山刊行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
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錄今
新史始義熙終昇明三年獨缺到彥之傳館閣書
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
足爲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
矣

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
益今世所傳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

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

水心葉氏曰遷固爲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爲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旣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考見始末當使相承如一曰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鼂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孫本傳稱六十卷

南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非材固不可強而有邪

梁書五十六卷

鼂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

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
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
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三十六卷

鼂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
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
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未訖而值察且死屬思廉
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以罕傳
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爲二史

以卒父業

南豐曾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
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
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
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
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
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
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跡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
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
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

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

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有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考也而當時之事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爲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沒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

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甚能平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諂於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鼂氏曰北齊魏收傳初魏史官崔浩旣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跡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諂

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爲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允嗣死逢剖斲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興史爲編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上之時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前後訴者百有餘人衆口喧然號爲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

抑塞訴辭遂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旣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曰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旣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叙事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爲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例目錄一篇

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矯正收繪之失收
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諱皇帝名書太子名收
諱太武獻文之弒使同善終天年澹顯書之以懲逆
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
世以收史爲主故澹書亡闕今纔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二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
二篇存焉

北齊書五十卷

鼂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
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
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
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旣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
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鼂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
周有柳蚪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牴牾貞觀中德
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
秉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尙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
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鼂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八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獨作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跡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

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

鼂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

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

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爲之序序今闕

遯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略穰辭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爲繁猥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

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譏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

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

唐書二百卷

鼂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略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其甚至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

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
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
采雜說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實之歎焉

陳氏曰初慶歷中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別修久而
未就至和初乃命修爲紀志祁爲列傳范鎮王疇
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
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
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增
秩訓詞劉敞原文所行最爲古雅曰古之爲國者
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

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
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
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
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初創立紀
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
七年大典乃立閱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校讎有功
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
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
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
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

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邪溫公通鑑多據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爲亡謂也劉元城亦謂

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宜云

高氏緯略曰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采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

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

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爲簡變今以古用功旣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藁不知其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歐陽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爲因濮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

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
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
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然不爲韓曄眼
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
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
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
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
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
呂夷簡等撰初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
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五年詔夷簡宋綬
劉筠陳堯佐王居正李淑黃鑑謝絳馮元加入真
宗朝史王曾監修曾罷夷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
餘傳比之二朝實錄增者大半事覈文瞻褒貶得
宜百世之所考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
年六月奏御監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

趙彥若曾肇賜銀絹有差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以他職罷去吳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錫賚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修國史院修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同上淳熙五年同修史李燾言修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以近限七年十月修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

至十三年修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列傳今已書成十二月與會要同進蓋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本紀詔通爲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淳熙初志成燾之力爲多召修列傳垂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稹朱勔种師道何桌劉延慶聶昌譚世勣等列傳

覲頗狗愛憎邁多採之邁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爲立傳踰年書成爲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爲一書而不及成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旣已勒成大典豈

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成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卽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

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才歸卽去國尤表以高宗皇帝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二十

史編年

漢紀三十卷

鼂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爲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陳氏曰獻帝詔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或通古今著勲表質能

異岩李氏曰某家有寫本一印本一寫本不記其時而印本乃天聖間益州市所摹刻者大抵皆差悞而印本尤甚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或又增以子注音切並非所當有而近歲江浙印本號爲曾經校讐其實與天聖市刻相似間用班固書竄改悅語而又非固書本文按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

中王閔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此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爲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蓋慎之也由此觀之古書雖殘缺不倫非證驗明白要未可妄下雌黃爾然鄉所謂子注音切可削去不疑而演文助語亦當參考班書句讀略加是正其他差悞尚或有之固不敢以智臆定也昔

人謂校誤書猶風庭掃葉隨掃隨有詎不信邪自
司馬遷創改春秋記事之體爲本紀世家表志列
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學者甚重其書袁
宏干寶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繫在史家
固良法也而傳錄歲久卒未得其真可爲太息者
矣

後漢紀三十卷

鼂氏曰袁宏彥伯撰宏在晉末爲一時文宗以東
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
正唯張繙紀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

號爲精密

陳氏曰宏以後漢書煩穢雜亂撰集爲此記

晉春秋略二十卷

鼂氏曰唐秘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
書及諸僭僞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刪緝爲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按唐志亦
曰延業考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元經薛氏傳十五卷

鼂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
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子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

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陋曰
六籍奴婢之言不爲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
爲之

陳氏曰稱王通撰薛收傳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
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
逸或云皆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
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
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
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捨邪
此書始得於莆田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

氏得全本錄成之

唐歷四十卷

鼂氏曰唐柳芳撰初肅宗詔芳綴緝吳兢書其叙
天寶後事不倫上元中芳謫黔中會高力士同貶
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識其本末時舊
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行義類倣編年法作此書
起隋義寧元年迄大歷十三年芳善叙事或譏其
不立褒貶義例而詳於制度然景迂生亟稱之以
爲通鑑多取焉

巽岩李氏曰肅宗詔芳與韋述同修吳兢所撰國

史述先死芳獨奏編興武德訖乾元而先天以來
芳所筆削多失其當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
中坐事徙黔中適與高力士會貶所因從力士質
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念國史已送官不
可追改乃用編年法別爲此書意欲以晚蓋者也
本朝歐陽修宋祁修唐紀志及傳司馬公修資治
通鑑掇取四十卷中事幾盡然異聞嘉話尚多遺
棄芳本書蓋不可少祁傳指芳歷不立褒貶義例
被諸儒訕譏然祁所贊房杜姚宋等語則皆因芳
之舊云按劉恕謂芳始爲此書未成而先傳故世

多異本今此篇首注起隋義寧元年訖建中三年
凡百八十五年而所載乃絕於大歷十四年資治
通鑑往往以唐歷辨證牴牾見於考異者無慮百
十餘而此皆無之其脫亡又不止此也疑此卽恕
所謂未成而先傳者或後人抄略芳書故不得其
全倘遂零落至此亦可惜也今以唐諸書參校謬
誤頗加是正其文或不可知并事應有而無者皆
列卷末更俟考求

續唐歷二十二篇

陳氏曰唐監修國史崔龜從元吉撰起大歷十三

年春盡元和十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藝文志載
韋澳蔣偕李荀張彥遠崔瑋等撰實大中時

大唐統紀四十卷

陳氏曰唐江南西道觀察判官陳岳撰用荀袁體
起武德盡長慶爲一百卷今止武后如意非全書
也

唐紀四十卷

異岩李氏曰故參知政事陳彭年撰彭年在真宗
時以博學稱凡朝廷大制作大議論多出其手彭
年所撰唐紀蓋用編年法次劉昫遠新書最號疎

略故三百年治亂善惡之迹彭年亦多所脫遺其
後歐陽脩宋祁別修紀志表傳及司馬光編集資
治通鑑行於世則彭年此紀宜無足觀然彭年之
用意亦勤矣猶可與袁干裴元等備一家言而荀
悅所謂參得失廣視聽者要不可廢也第二卷武
德三年闕十月以後事四年闕四月以前事京蜀
二本一同採劉氏新書補足之乃可讀疑不敢增
入姑列於後云

河洛行年記十卷

鼂氏曰唐劉仁軌記唐初李密王世充事起大業

十三年二月迄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擒竇建德第九卷述大業都城第十卷載宮館園囿且云煬帝還都之詔稱務從節儉觀其宮室窮極綺麗云
陳氏曰唐志作二十卷

五運錄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曹圭撰起三皇訖隋年世之略

通歷十卷

鼂氏曰唐馬總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

分繫於末以見義焉

陳氏曰書本十卷止於隋代今書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後人所續也

續通歷十卷

鼂氏曰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爲總歷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詔毀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

帝王鏡略一卷

鼂氏曰唐劉軻撰自開闢迄唐初帝王世次綴爲四言以訓童蒙僞蜀馮鑑續之至唐末

陳氏曰唐志及館閣書目有劉軻帝王歷歌一卷疑卽此書也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

陳氏曰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鉅鹿賈緯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爲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闕也唯論次多闕誤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范質撰五代實錄計三百六十卷質刪其煩文摭其妄言以成是書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簡牘散亡亦採當時制勅碑碣以補

其闕

運歷圖六卷

鼂氏曰皇輔龔穎撰起於秦昭王滅周之歲乙巳止於國朝雍熙丁亥以歷代興亡大事附見於下四年獻於朝優詔獎之歐陽公嘗據之考正集古目錄稱其精博按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興年號其間唯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始奉穆帝升平之朔始末不聞有改元事唯穎書載張寔改元曰永安張茂改元曰永元張重華曰永樂曰和平張元龍曰太始張天錫曰

太清張大豫曰鳳凰不知穎何所據而言然或云
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於世莫得而考
焉

紀年通譜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撰自漢文帝後元戊寅
止周恭帝顯德庚申爲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
慶歷辛巳爲一篇皆曰統元以甲子貫之有五號
曰正閏僞賊蠻夷以王莽十九年繫孺子更始以
接建武東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
年繫中宗緒神龍朱梁十六年通濟陰天祐續同

光摺晉恭帝禪宋之歲對魏明元泰常五年尊北
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譜之斷意也別二篇舉字爲
類各以部分曰類元慶歷中上之優詔褒焉公武
按三國志魏景初元年丁巳當蜀建興十五年次
年戊午蜀改元延熙訖二十年歲次丁丑明年改
元景耀今通譜載蜀建興之號止於丙辰凡十四
年延熙改元在丁巳且復增至二十一年豈別有
所據邪歐陽公集古目錄以東魏造石像記證通
譜武定七年非戊辰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歲公
序聞之以爲宜易遂著其事於譜意者編簡浩博

時有舛誤也

陳氏曰其書曰正曰閏曰僞曰賊曰蠻夷以正爲主而附列其左號統元爲十卷其二卷曰類元因文之同各以彙別

編年通載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張衡撰衡觀四部書至古今纂輯運歷書十餘家皆淺陋擅釀無足紬繹乃編歷代年號貫以甲子始於帝堯訖於國朝治平丁未質之經史資以傳記百家之書聖賢勲德姦雄篡竊及蠻夷盜賊凡繫於存亡綱紀之大者無不詳錄三

千四百年且刊正謬誤如史記載舜年虞書不同漢紀載魏受漢禪與魏志受禪壇碑各異之類熙寧七年表獻之

陳氏曰其族父棗質夫爲之序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大學士

稽古錄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編起自三皇止皇朝英宗治平末至周共和庚申始爲編年

陳氏曰其表云由三晉開閏迄於顯德之末造臣旣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爲宋接於熙寧之元臣

又著之於百官表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
來悉從論纂皆有依憑蓋元祐初所上也此書始
刻於越其後載刻於潭越本歷年圖譜論聚見第
十六卷蓋因圖之舊也潭本諸論各繫於國亡之
時故第十六卷惟存總論

朱子語錄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
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
一一皆驗又曰溫公之言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
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工恐通鑑難看且看一
部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

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編年紀事十一卷

鼂氏曰皇朝劉攽因司馬溫公所撰編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目錄三十卷 考異三十
卷

鼂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
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
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
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日年經
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參考異同俾歸一途別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爲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
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爲賢於荀悅云
公武心好是書學之有年矣見其大抵不采俊偉
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
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
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愛竒也

陳氏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
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
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
緯用劉義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

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於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鼂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
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
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
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
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建康實
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歷最可喜唐以來禪官野
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
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邪
武夷胡氏曰昔聞贈諫大夫陳公言因讀資治通

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知統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刑之總會矣

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

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儉險細夫顧謂眷戀匪頒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已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

讒口又况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哉嗚呼悲夫
高氏緯略曰公與宋次道書曰某自到洛以來專
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
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
書依年月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課三
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
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
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
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
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爲

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爲
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
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
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
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
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
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
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
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卽位卽書正月爲其元年然

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卽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

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

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巽岩李氏曰左邱明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爲十七卷年近則事詳遠則略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温公與范太史議修唐紀初約爲八十卷此帖云已及百卷旣而卒爲八十卷刪削之功盛矣卷數細事前輩相與平章猶嚴若此則其他肯輕下筆哉吁可敬畏也然今以唐紀視漢紀其紙葉蓋多八

九視周紀滋益多於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察強以繁省論文晉張輔遽謂孟堅不及子長孟堅不及子長固也豈在文之繁省乎此兒童之見耳

先公曰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

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見李巽岩集

此温公

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通鑑舉要歷八十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三

經籍二十

七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撰通鑑奏御之明日輔臣亟請觀焉神宗出而示之每編始末識以睿思殿寶章蓋尊寵其書如此公尚患本書浩大故著此陳氏曰公患本書浩大難領略而目錄無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其藁在姚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得而上之

累代歷年二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卽所謂歷年圖也治平初所進自威烈王至顯德本爲圖五卷歷代皆有論今本陳輝晦叔刻於章貢以便觀覽自漢高帝始

溫公記歷年圖後曰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止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布於他人也不意趙君摹刻於版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

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
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帙又傳寫多
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
而歸之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鼂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
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曷不
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
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
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

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號
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

陳氏曰司馬公修通鑑辟恕爲屬恕嘗謂史記不
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爲前紀
而本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病廢絕意後
乃改前紀爲外紀云通鑑書成恕已亡范淳父奏
恕於此書用力最多援黃鑑梅堯臣例官其子且
以書賜其家道原父渙凝之家廬山歐公所爲賦
廬山高者也

疑年譜一卷

年略譜一卷

雜年
號附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淵閣書目

經籍二十

六

陳氏曰劉恕撰謂春秋起周平魯隱史記本紀自
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
七十一年卽與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包羲女媧下
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
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
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
十八年爲年略譜大略不取正閏之說而從實紀
之四夷及寇賊僭紀名號附之於末

寶歷歌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以開闢太古迄於周世宗正統

帝王世次諡號成七言韻語一通

歷代紀元賦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備撰次漢至五代正統年號爲賦
一首又別爲宋頌四章

通鑑節文六十卷

鼂氏曰題云溫公自抄纂通鑑之要然實非也

紹運圖一卷

陳氏曰諸葛深通甫撰元祐中人亦未詳爵里其
書頗行於世俗

歷代帝王年運詮要十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朱繪撰紹興五年序未詳何所人

歷代紀年十卷

陳氏曰濟北鼂公邁伯咎撰詠之之子也嘗爲提舉常平使者其自爲序當紹興七年

皇王大紀八十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述三皇五代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博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然或取莊周寓言以

爲實及叙邃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云爾

經世紀年二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用皇極經世譜編有所發明則著之其言邵氏以數推知去外丙仲壬之年乃合於尚書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之說今按孔氏正義正謂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而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殘闕而正義之說誤蓋三代而上帝王歷年遠而難考類如此劉道原所謂疑年者也

南軒張氏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

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
歷世寔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
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
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
辰之元爲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
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
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
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
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
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

來傳習之繆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
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歷考自堯甲辰至
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
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
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
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
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闡而弗彰故
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
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
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

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

今按張氏此序成於

乾道間所謂四十年經營中興者蓋以少康之所歷如此其久以諷時也然而事情不同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

后稱制旣不得係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爲少帝者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爲絕故獻帝之後卽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考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

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揉則都中原者
不得不係之

先公曰愚按張氏本皇極經世書作經世紀年圖
愚之所述蓋亦本此然嘗疑堯之前標甲子者六
而不載世代與事迹意者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則
甲子紀年自黃帝始以前無有甲子則亦不可得
而書也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樞自太學官分教
嚴陵爲此書楊誠齋爲之序朱子曰古史之體其

可見者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
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
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
若二典所紀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
所記載或經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
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
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
越數十年而遂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
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
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

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
托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
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
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
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
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
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馬公通鑑有
目錄舉要其後胡給事安國康侯又脩爲舉要補
遺朱晦翁因別爲義例著此書自爲之序乾道壬
辰也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此
書嘗刊於溫陵別其綱謂之提要今板在監中廬
陵所刊則綱目並列不復別也

朱子自序曰溫公通鑑旣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
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
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
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歷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
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
增損彙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

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
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
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昔注書首尾多不相照雖
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
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
月日食今通鑑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緝者自本
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係之
歲末耳近歲呂伯恭景爲知古陳君舉最爲知今
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

嘗考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
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
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
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
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
史學不熟歲多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爲正
之矣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於喪
志可也

國紀五十八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睢陽徐度敦立撰丞相處仁擇

之子也其書詳畧頗得中而不大行於世鄞學有魏邨舊書傳得之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眉山李燾仁父撰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爲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旣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陳氏曰李燾撰大畧皆溫公舊規也

巽岩李氏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知榮州李燾奏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歿景德慶歷之盟誓曩宵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爲說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會於一敢先具建隆迄開寶十有七年爲十有七卷上進

乾道四年禮部郎官李燾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

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
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
事迹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臣
更加整齊節次投進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
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
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
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紀取祖禹之六
百卷刪爲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
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
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

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是破巧說僞辨之
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可
錄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隨表上進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
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
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祖八宗之豐功盛
德粲然具存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錄正
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爲長編凡六
十年年爲一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總爲二百
八十卷然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之大廢置大

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前特異寧失之繁無失之畧必須睿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事無使各自爲說乃可傳信無窮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爲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爲目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爲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繁多本末頗難立見畧存梗槩庶易檢尋今創爲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投進者紀一

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於百篇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迺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千卷牴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懼難逃乎衆人之指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於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莫毀於元符豫席恩言比迹先正臣死且不朽乾道六年奉旨降付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祕書省令依通鑑紙樣繕寫進納

水心葉氏曰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自

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
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
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
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
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
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
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
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
卷較然夫孔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
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

之後纔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
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
而已

先公曰李文定公纂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
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
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

九朝通畧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復撰

中興小歷四十一卷

陳氏曰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畧多牴牾不稱

中興遺史六十卷

陳氏曰從義郎趙姓之撰慶元中上進其書大抵記軍中事爲詳而朝政則甚畧意必當時游士往來邊陲出入幕府者之所爲及觀其記張浚攻濠州一段自稱姓名曰開封張鑑然則此書鑑爲之而姓之竊以爲己有也或曰鑑卽姓之婦翁未知信否

丁未錄二百卷

陳氏曰左修職郎昭武李丙撰自治平丁未王安

石初召用迄於靖康童貫之誅故以丁未名之每事皆全載制詔章疏甚詳

思陵大事記三十六卷 阜陵大事記二卷

陳氏曰李燾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記二百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陵陽李心傳微之撰蓋與李巽岩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後相繼爲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

大事記十二卷 解題十二卷 通釋一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

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雖上接獲麟而書法則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解題者畧具本末或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初意欲起春秋接於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強仕而得末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讀詩記書說是已是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沒使天假之年所傳於世者寧止是哉

朱子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

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

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

爲之者但恐其所經世之意未離乎功利術數之

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

答詹師書

語錄伯恭大事記辨

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不敢任作書之

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左傳通

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狡

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

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他有此意

東萊大事記時已自感疾了一日做一年若不死

自漢武到五代只千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
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

建隆編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畧也隨事
考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

止齋自序曰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寶錄有正史有
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有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
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大夫行
狀誌銘之類不可勝記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
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

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爲成書難以觀覽今
畧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
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
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爲王事非
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
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
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
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
故今所節畧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年行與一
時誥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

端卽不抄錄或見於他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卽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遺誤亦畧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爲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

讀書譜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於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紀年統論一卷 紀年備遺一百卷

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

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爲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爲統紀論

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者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讐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旣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

事實芟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辨不以意爲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 備要三十卷 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 備要十四卷

陳氏曰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端平初有言於朝者下福州取其書由是得初品官大抵依倣朱氏通鑑綱目舉要者綱也備要者目也然去取無法詳畧失中未爲善書

續稽古錄一卷

陳氏曰祕書丞歷陽龔頤正養正撰以續司馬光前錄而序述繁釀其記紹熙甲寅事歸功於韓侂胄頤正本名惇頤避諱改焉嘗撰元祐黨籍譜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

歷代帝王纂要譜括二卷

陳氏曰餘姚孫應符仲潛撰蓋紹運圖之詳者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三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二十一

史起居注

穆天子傳六卷

鼂氏曰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卽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驂驪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

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既同汲郡守書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陳氏曰其體制與起居注同起居注者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

鼂氏曰唐温大雅撰紀高祖建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陳氏曰所載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其述

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愚嘗書其後曰新史稱除隋之亂比跡湯武湯武未易比也唐之受命正與漢高帝等爾其不受九錫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隋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爲明白洞達也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

鼂氏曰唐房元齡等撰太宗詔元齡與許敬宗敬播同脩起創業盡武德九年貞觀十七年書成

陳氏曰唐給事中河東敬播撰按志稱房元齡監

脩許敬宗刪改今本首題監脩國史許敬宗奉勅
定第十一卷題司空房元齡奉勅撰不詳其故
唐太宗實錄四十卷

鼂氏曰唐許敬宗等撰起卽位盡貞觀二十年初
貞觀十七年房元齡許敬宗敬播撰今上實錄止
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無忌與史官續十五
年後盡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後敬宗改定

陳氏曰按藝文志有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等撰
房元齡監脩又有長孫無忌太宗實錄四十卷今
惟題中書令許敬宗奉勅撰蓋敬宗當高宗時以

中私意竄改國史中興書目言之詳矣但今來旣云
許敬宗撰而以爲恐止是元齡無忌所進則不可
考也

唐高宗實錄三十卷

鼂氏曰唐劉知幾等撰起卽位盡永淳二年凡二
十九初令狐德棻許敬宗等撰錄止顯慶三年成
二十卷上之後知幾與吳兢續成

陳氏曰按志令狐德棻撰止乾封知幾續成之故
號後脩書本三十卷闕十一卷

唐則天實錄二十卷

鼂氏曰吳兢撰初神龍二年詔武三思魏元忠祝
欽明徐彥伯同應融岑羲徐堅撰錄三十卷開元
四年兢與劉知幾刊脩成此書上之起嗣聖改元
甲申臨朝止長安四年甲辰傳位凡二十一年
陳氏曰按志魏元忠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正今惟
題兢撰武氏罪大惡極固不應復入唐廟而題主
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武氏
不應有實錄猶正史之不應有本紀皆沿襲史漢
呂后例惟沈既濟之論爲正而范氏唐鑑用之
唐中宗實錄二十卷

鼂氏曰唐吳兢撰起神龍元年復位盡景龍四年
凡六年

唐睿宗實錄十卷

鼂氏曰唐劉知幾撰知幾與吳兢先脩太上皇實
錄起初誕止傳位凡四年後續脩益止山陵
陳氏曰志有二錄五卷者爲兢今此十卷當是知
幾也館閣書目亦別有五卷者

唐元宗實錄一百卷

鼂氏曰唐元載等撰起卽位盡上元三年凡五十
年安史之亂元宗起居注亡大歷中史官令狐峒

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闕開元天寶間君臣事多漏略

陳氏曰題元載撰蓋左拾遺令狐峒所爲而載以宰相監脩也史稱事多漏略拙於取棄不稱良史峒德棻五世孫也

唐肅宗實錄三十卷

鼂氏曰唐元載等撰起卽位盡後元年凡六年陳氏曰亦元載監脩不見史官姓名

唐代宗實錄四十卷

鼂氏曰唐令狐峒撰初詔峒撰錄未成書貶官卒

元和二年子丕上之當時名官如房瑄不立傳抗直如顏真卿略而不載時譏漏略起寶應元年壬寅止大歷十四年己未凡十七年

陳氏曰尤爲漏略

唐建中實錄十卷

宗文總目唐史館脩撰沈旣濟撰起大歷十四年德宗卽位盡建中二年十月旣濟罷史官之日自作五例所以異於常者舉終必見始善惡必評月必舉朔史官雖卑出入必書太子曰薨自謂辭雖不足而書法無隱云

唐德宗實錄五十卷

鼂氏曰裴垪等撰起卽位盡貞元二十一年凡二十五年元和二年詔蔣乂樊紳林寶韋處厚獨孤郁同脩五年垪上之

唐順宗實錄五卷

鼂氏曰韓愈撰起貞元二十一年乙酉正月止永貞元年丙戌八月初愈撰錄禁中事爲切直闡宦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建言衆議以刊脩非是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下筆臣謂不然且愈之所書

非已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其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詔摘去元和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錄不復改

陳氏曰按志稱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父監脩新史謂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以闡宦惡其書禁中事切直也

唐憲宗實錄四十卷

鼂氏曰唐路隋等撰起卽位盡元和十五年初穆宗長慶二年詔監脩國史杜元穎與史官韋處厚路隋沈傳師鄭澣宇文籍等脩元和實錄未及成

書太和四年隋與蘇景裔陳夷行李漢蔣係續成上之統例取捨皆出處厚焉

陳氏曰按志稱沈傳師鄭澣宇文籍蔣係李漢陳夷行蘇景裔撰蓋前後史官也又稱杜元穎韋處厚路隋監脩亦前後宰相也

唐穆宗實錄二十卷

鼂氏曰唐路隋等撰起卽位盡長慶四年按文宗實錄太和四年隋與蘇景裔等上憲宗實錄後有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並爲史官云

唐敬宗實錄十卷

鼂氏曰唐李讓夷等撰起長慶四年甲辰卽位止寶歷二年丁未凡三年武宗會昌中詔史官陳商鄭亞同脩讓夷監脩書成上之

唐文宗實錄四十卷

鼂氏曰魏謩等撰起卽位盡開成五年凡十四年宣宗大中八年史官蔣偕牛叢王諷盧吉同脩陳氏曰謩監脩偕等史官也

唐武宗實錄一卷

鼂氏曰唐韋保衡撰武宗以後實錄皆亡今止有會昌元年正月二月

陳氏曰按唐志惟有武宗實錄三十卷其後皆未嘗脩纂更五代武錄亦不存邯鄲書目惟有一卷而已

唐宣宗實錄三十卷 懿宗實錄二十五卷 僖宗實錄三十卷 昭宗實錄三十卷 哀宗實錄八卷

鼂氏曰國朝宋敏求次道所補宣錄三十卷懿錄三十卷一作二卷僖錄三十卷昭錄三十卷哀錄八卷通百二十八卷世服其博聞

陳氏曰五錄者皆敏求追述爲書按兩朝史志初爲一百卷其後增益爲一百四十八卷今按懿錄

三十五卷止有二十五卷而始終皆備非闕也實一百四十三卷館閣書目又言闕第九一卷今亦不闕云

建康實錄二十卷

鼂氏曰唐許嵩撰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南朝六代四十帝四百年間君臣行事及土地山川城池宮苑制置興壞用存古跡其異事則注之以益見聞按南朝四百年除西晉平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而已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年都江陵三年其實在建康宮三百二十一

年也十父按嵩自敘此書云使周覽而不繁約而無失然自順帝以後復爲紀傳而廢編年其間重複一事牴牾者甚衆至於名號稱謂又絕無法蓋亦煩而多失矣

陳氏曰載吳晉宋齊梁陳六朝都建康者編年附傳大略用實錄體

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監修趙鳳史官張昭遠撰天成四年上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監脩姚顛史官張昭遠撰清泰三年上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

陳氏曰張昭尹拙劉溫叟撰按昭本傳撰梁均王郢王後唐愍帝廢帝漢隱帝實錄惟梁二王祀寢遠事皆遺失遂不脩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周世宗時也蓋昭本撰周祖實錄以其歷試之跡多在漢隱帝時故請先脩隱錄因併及前代云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 晉出帝實錄二十卷

陳氏曰監脩竇正固史官賈偉王仲寶儼等撰周廣順元年上正固字體仁同州人相漢至周罷歸洛陽國初卒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

陳氏曰監脩蘇逢吉史官賈偉等撰乾祐二年上書本二十卷今闕末三卷中興書目作十卷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

陳氏曰張昭等撰事已見前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張昭等撰顯德五年上昭卽昭遠字潛夫濮上人避漢祖諱止稱昭逮事本朝爲吏部尚書開寶五年卒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監脩官晉陽王溥齊物脩撰范陽扈蒙日用撰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

鼂氏曰僞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昊相知祥子昶時被命撰起唐咸通甲午終於僞明德元年甲午凡六十一年

太祖實錄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沈倫撰太平興國三年詔李昉扈蒙李穆郭贄宋白董淳趙隣幾同脩倫總其事更歷二載書成起創業迄山陵凡十七年淳化中王禹

傳作篋中記敘云太祖神聖文武曠世無倫自受命之後功德日新皆禹偁耳目所聞見今爲史臣多有諱忌而不書又上近取實錄入禁中親筆削去之禹偁恐歲月寢久遺落不傳因編次十餘事按禹偁所言雖未可盡信然咸平祥符間亦以所書漏落一再命儒臣重脩多所增益故有三本傳於世

重脩太祖實錄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李沆等撰咸平中真宗以前錄漏畧詔錢若水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重加刊脩

呂端監脩端罷沆代二年書成奏御沆表云前錄天造之始國姓之源發揮無取削平諸臣僭主僞臣頗亡事迹今之所正率由典章又益諸臣傳一百四人按書太宗不權市及杜太后遺言與司馬溫公所書不同多類此

陳氏曰監脩國史肥鄉李沆太初史官集賢院學士河南錢若水淡成等重脩初上命李至張洎等脩太祖史未成及咸平元年太宗實錄成書以太祖朝事多漏畧故再命若水脩撰二年書成上之卷首有沆進書表敘前錄之失及新書刊脩條目

甚詳同脩者直館饒陽李宗諤昌武東平梁顥太
素直集賢院河南趙安仁樂道李燾云世傳太祖
自陳橋推戴馬上約束諸將本太祖聖意前錄無
太宗叩馬之語乃後錄所增也然則燾亦嘗見舊
錄也邪近聞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求之未獲也

太宗實錄八十卷

鼂氏曰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專脩
不隸史局若水卽引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爲佐
咸平元年書成上於朝起卽位止至道三年丁酉
三月凡二十年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

犬輒不食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
曰白麟赤馬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
爲載呂端雖爲監脩而未嘗涖局書成署端名至
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衆
時議不能奪世又傳億子娶張洎女而不終故洎
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
流議如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陳氏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
元年八月上之九月而畢人難其速按楊億傳書
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欽若等撰起藩邸止乾興元年壬戌二月凡二十六年乾興元年詔李維晏孫奭宋綬陳堯佐舉正李淑同脩馮拯監脩拯卒欽若代天聖三年書成奏御

陳氏曰學士承旨肥鄉李維仲方學士臨川晏殊同叔撰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脩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之間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

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懇貽譏後世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脩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惟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仁宗實錄二百卷

鼂氏曰皇朝韓琦等撰起藩邸盡嘉祐八年三月凡四十二年嘉祐八年十二月詔琦提舉王珪賈黯范鎮脩撰宋敏求呂夏卿韓維檢討治平中又命陳薦陳繹同編脩熙寧二年奏御

英宗實錄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曾公亮等撰起藩邸盡治平四年正月凡四年熙寧元年正月詔公亮提舉呂公著韓維脩撰孫覺曾鞏檢討三月又以錢藻檢討四月又以王安石吳充爲脩撰二年七月書成
王氏揮塵錄曰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宣靖自爲之兼實錄脩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莊輿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國朝諸史之冠

神宗實錄二百卷

鼂氏曰皇朝曾布等撰起藩邸止元豐八年三月凡十九年

神宗朱墨史二百卷

鼂氏曰元祐元年詔脩神宗實錄鄧温伯陸佃脩撰林希曾肇檢討蔡確提舉確罷司馬光代薨呂公著代公著薨大防代六年奏御趙彥若范祖禹黃庭堅後亦與編脩書成賞勞皆遷官一等紹聖中諫官翟思言元祐間呂大防提舉實錄祖禹庭堅等編脩刊落事迹變亂美惡外應姦人詆誣之

說命曾布重行脩定其後奏書以舊錄爲本用墨書添入者用朱書其刪去者用黃抹已而將舊錄焚毀宣和中和得其本於禁中遂傳於民間號朱墨史云

陳氏曰紹聖中蔡卞林希等重脩前史官由是得罪其書大抵以安石日錄爲主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

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

陳氏曰監脩解梁趙鼎元鎮史官成都范冲元長等撰進建炎之初有詔重脩紹興六年先進呈五

十卷六年正月書成考異者備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意也闕百六十一至百七十一卷初蔡卞旣敗舊錄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流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家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者攜以渡江遂傳於世嗚呼此可謂非天平乎

哲宗前錄一百卷 後錄九十四卷

鼂氏曰蔡京撰前錄起藩邸盡元祐七年十二月
後錄紹聖元年正月盡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三年
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非出於上故分前後錄
蓋厚誣也

重修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
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
以傳信後世當重別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
冲者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臣勝非奏曰神宗史
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

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定以昭彰二帝盛美
天下幸甚十八日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
范冲辭免恩命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脩神宗哲
宗史錄而其父祖禹元祐間任諫官後坐章疏議
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
脩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
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
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
紛浮議不足卹也臣勝非曰范冲不得不以此爲
辭今聖斷不私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

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遠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念此惕然於懷朝夕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之本意臣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臣等仰惟神宗哲宗兩朝實錄以太上皇帝聖意先定爰命宰臣悉令刪修故具載聖語於篇末云

王氏揮麈錄曰徐敦立云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率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旣多疎略而新書復因之於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討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

徽宗實錄二百卷

鼂氏曰皇朝程俱撰先是汪藻編庚辰以來詔旨

頗繁雜俱刪輯成此書且附以靖康建炎時事
陳氏曰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宰相湯思退
等紹興七年詔修十一年先上六十卷至二十八
年書成修撰官歷年既久前後非一人至乾道五
年秘書少監李燾言此書疎舛特甚請重修淳熙
四年成凡二百卷考異百五十卷目錄二十五卷
今百五十卷者前本也

欽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乾道四年修撰洪邁等進

高宗實錄五百卷

陳氏曰慶元三年修撰濟源傅伯壽景仁撰初進
二百八十卷止紹興十六年嘉泰二年修撰建安
袁說友起岩等又進二百二十卷止三十二年
孝宗實錄五百卷

陳氏曰嘉泰二年修撰傅伯壽等撰進中興以來
兩朝五十餘載事跡置院既久不以時成涉筆之
臣乍遷忽徙不可殫紀及有詔趣進則忽遽抄錄
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猥多而記載無法疎略牴牾
不復可稽故二錄比之前世最爲闕典觀者爲之
太息

中興國史志高宗命范冲重修神錄已進而冲去國
尹焞繼之又進哲宗徽宗實錄紹興末嘗成書建炎
後史牘不存皆仰搜討故猶多脫略孝宗命李燾增
修之欽宗實錄洪邁用龔茂良所補日歷文直事核
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所上時史無專官莫知誰筆
孝宗光宗實錄初以付龔敦頤卒專委傅伯壽陸游
孝錄比諸錄爲疎

高宗日歷一千卷

國史日歷所李燾等修進自爲序畧曰日歷起初潛
訖內禪用春秋四繫之法雜取左右史起居注三省

密院時政記及百司移報綜錯成章凡關於時靡不
畢載前後所論著共成一千卷卷爲一冊總一千冊
謹繕進呈顧惟紀述聖神之言動事大體重臣愚豈
能獨任加之歲周三紀史非一官掇緝穿聯簡策繁
夥其間脫畧牴牾違失本真安敢自保在昔英主往
往指授重加刊正房元齡等進武德貞觀事迹太宗
更令紀實如臣妄庸於元齡無能爲役姑自罄竭強
附於唐虞氏史臣之義爾

中興藝文志高宗日歷初年者多爲秦檜改棄專政
以後紀錄尤不足信韓侂胄當國寧宗日歷亦多誣

後皆命刊脩然高宗日曆時政記亡失多不復可考
西漢詔令十二卷

陳氏曰吳郡林慮德祖編采括志傳參之本紀以
示信安程俱致道俱以世次先後各爲一卷差比
歲月摹而成書且爲之序慮中詞學爲開封府掾
東漢詔令十一卷

陳氏曰宗正寺主簿鄞樓昉暘叔編大抵用林舊
體自爲之序帝王之制具在百篇後世不可及矣
兩漢猶爲近古愚未冠時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
人借嘗於班書志傳錄出諸詔與紀中相附以便

覽閱旣仕於越及得見林氏書而樓書近出其爲
好古博雅斯以勤矣惟平獻二朝莽操用事如錫
莽及廢伏后之類皆當削去而莽時尤多也

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
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摹也而不著
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凡日至爲詳
悉

玉堂制草十卷

陳氏曰參政鉅野李邴漢老編承平以前制詔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三卷

鼂氏曰汪藻編徽宗卽位後詔旨未全

中興玉堂制草六十四卷

陳氏曰同知樞密鄱陽洪遵景嚴編起建炎迄紹興末

中興續玉堂制草三十卷

陳氏曰丞相益文忠公周必大子充爲學士院時編進始嘗建言加上德壽尊號不以表而以議且稱嗣皇帝爲非是遂革之今書以尊號表爲卷首而增附館職筆問於後起隆興迄淳熙改元自後

未有續者

綸言集三十一卷

陳氏曰宇文粹中虛中兄弟所編集

中興綸言集二十八卷

陳氏曰左司郎中莆田鄭寅子敬編寅知樞密院僑之子端重博洽藏書數萬卷於本朝典故尤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四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二十二

史 雜史各門總 雜史

隋藝文志曰自秦廢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

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宋三朝志曰雜史者正史編年之外別爲一家體制不純事多異聞言或過實然籍以質正疑謬補緝闕遺後之爲史者有以取資如司馬遷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不爲無益也

隋志七十二部九百七十一卷

通計亡書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唐志雜史八十八家一百七部一千八百二十八卷失姓

名八家元行中以下不著錄六十八家八百六十一卷

宋三朝志雜史九十一部九百六十八卷

宋兩朝志三十一部六百三十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七十三卷

內唐武宗實錄以下六部入實錄門

不重具

宋中興志別史三十一家三十六部一千三十四卷

右雜史

隋經籍志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別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

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泄其盟書登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於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

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倣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僊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僊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

鬼神奇怪之事稽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
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
妄之說推其本原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
采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並亡後之作者亦多零失
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宋三朝藝文志曰傳記之作蓋史筆之所不及者方
聞之士得以紀述而爲勸戒

隋志曰雜傳唐志曰雜傳類有先賢耆舊孝友忠節
列藩良吏高逸科錄家傳文士僊靈高僧鬼神列女
之別今總爲傳記事涉道釋者各具於其事

宋兩朝藝文志曰傳記之作近世尤盛其爲家者亦
多可稱采獲削橐爲史所傳然根據膚淺好尚偏駁
滯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孫冲胡訥收摭益細而通
之於小說

按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
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
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爲
一人之事而實關係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
互見者前史多以雜史第四雜傳第八相去懸隔
難以參照今以二類相附近庶便檢討云

隋志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

唐志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

宋三朝志一百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七卷

宋兩朝志一十六部八十一卷

宋四朝志五十三部五百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百一十三家三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七十九卷

右雜傳

隋經籍志曰自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

中原者甚衆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祕閣爾朱之亂並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隋志三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

唐志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

宋兩朝志五部五十四卷

宋中興志四十家四十三部四百三十七卷

夾漈鄭氏曰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

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爲諸子類寘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目以爲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按夾漈言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訂歷代

藝文志之失所謂見名不見書看前不看後者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然愚嘗考之經錄猶無此患而莫謬亂於史蓋有實故事而以爲雜史者實雜史而以爲小說者又有隋志以爲故事唐志以爲傳志宋志以爲雜史者若一一考訂改而正之則旣不欲以臆見改前史之舊文且所錄諸書蓋有前史僅存其名晚學實未嘗見其書者則亦無由知其編類之得失是以姑仍其舊而於所錄先儒議論諸書本末則不詳加考訂俾以類相從而不紊仍前史之舊云

右霸史偽史

隋唐志史部皆附在雜史宋志方別立史抄門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

宋兩朝志四部一百三十八卷

宋四朝志三部三十三卷

宋中興志四十家四十六部六百八十一卷

右史抄

汲冢周書十卷

鼂氏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鼂注蓋孔子刪采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

有史官唯書法信實者行於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私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采數家之言以成其言况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胷臆偏私褒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慎擇之而已矣

陳氏曰晉太康汲郡發魏安釐王家冢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叙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

子刪書所餘者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倣爲之者

巽岩李氏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鼂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祕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

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緝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名劒斬

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旣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馘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旣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又言武

王狩事尤爲滛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犛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鹿十有六麕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斮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卽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

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崛以肅慎爲稷慎獫狁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姊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所叙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鼈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邱狐九尾東南夷曰氐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蛤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以稔苡其

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縻費費其形人身枝腫

自笑笑則上唇翕其日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黃

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

不眯正東高夷嗾羊嗾羊者羊面四角西方之戎

曰獨鹿叩叩距虛犬戎文馬面赤鬚縞身日若黃

金名古皇之乘白州比閩比閩者其華若羽以其

木為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

伊尹使為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

鯁醬蛟馘利劔正南以珠璣瑋瑁象齒文犀正西

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馱馱

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

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

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

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後村劉氏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

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鼂子止謂其記錄失實李

仁父謂書多駮詞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

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

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見前段紂囿

雖大安得熊羆如其衆又謂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猶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不是全書况汲冢之類乎

吳越春秋十二卷

鼂氏曰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吳越春秋傳十卷

崇文總目唐皇甫遵注初趙曄爲吳越春秋十二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曄所撰爲煩又刊削之爲五卷遵

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越絕書十五卷

崇文總日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西京雜記二卷

一作六卷

鼂氏曰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耳所餘二萬言乃抄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

陳氏曰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

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洪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東觀漢記十卷

陳氏曰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

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
其後蔡植蔡邕馬日碑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著
錄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吳漢賈復耿弇寇
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八人列傳而已其卷第
凡十而闕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也
羅鄂州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昉家舊有
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
誤殆不可讀用祕閣本讐校刪著爲八篇洎見唐
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爲
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爲蘭臺

令史遷爲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
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
劉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
事豈固及珍駒駘所述邪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
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目者此班劉之所爲分
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
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
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
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
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

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爲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旣然願以爲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爲此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錄因刻板於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

實錄纂其要分十例爲六十卷後其子迴析倍之陳氏曰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嘗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今按國史志凡一百九卷目錄一卷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中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迴之所序但云分六十卷爲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此書舊有杭本今本用厚紙裝襪夾面寫多錯誤俟求杭本校之

五代新說二卷

鼂氏曰唐張詢古撰以梁陳北齊周隋君臣雜事
分三十門纂次

古史六十卷

鼂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
年之法爲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
意余因遷之舊始伏羲訖秦始皇爲七本紀十六
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
示後世國史譏蘇氏之學皆權謀變詐今觀此書
蓋不然則知子由晚節爲學益精深云

朱子古史餘論曰近世之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
其序言古帝王爲善不爲不善之意非近世論者
所能及而論史遷以爲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
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其曰帝王
之道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此特以老子浮屠
之意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故其爲
言虛空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爲用其曰管晏叔
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與孔子知之而有隱孟子
知之而未盡者皆何事邪若但曰以無爲宗萬物
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
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此皆義理之本原而

不可失者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
如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豈其學之所從入者
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摩詠蹈者又有所未
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
厥理也

蘇氏之學大抵不知義理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
惟其意之所欲其父子兄弟平日之言如此者不
可勝舉少公資稟靜厚故此書於一時正見有暫
明者而本原綱領終未能了若長公之志林又不
逮遠矣

陳氏曰其書因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
秦漢雜錄爲本紀世家列傳蓋漢世古文經未出
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遷
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
說故爲此史以正之然詆遷爲不學淺近則過矣
雁湖李氏跋曰士固有夙懷精識自其少年便自
超卓至於終身不能以易某觀黃門應制五十篇
之文首論夏商周考其年甫踰冠耳而其辭已閎
詣如此逮晚謫官續成古史乃系以前論止附益
數言豈非理之所到初無老少之異乎

太清記十卷

崇文總目梁王韶撰起太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鄴韶西奔江陵士人多問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篇問者卽示之元帝聞而取讀曰昔王韶之爲隆安記言晉末之亂離今亦可以爲太清記矣韶因爲之然其議論皆謝之矣又韶希帝旨撰述多非實錄

魏典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

國事爲凡例微用編年之法文約事詳學者宗之行冲以族出於魏刻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爲非因言道武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特爲論載於篇

陳氏曰今本從莆田劉氏借錄卷帙多寡不同歲月首尾不具殆類抄節似非全書

三國典畧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

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一以下卷闕
南部煙花錄一卷

鼂氏曰唐顏師古撰載隋煬帝時宮中祕事僧志
徹得之於官閣筍筆中一名大業拾遺記

大業雜記十卷

鼂氏曰唐杜寶撰起隋仁壽四年煬帝嗣位止越
王侗皇泰三年王世克降唐事

陳氏曰序言貞觀修史未盡實錄故爲此書以彌
縫闕漏

大唐新語十三卷

鼂氏曰唐劉肅撰輯故事起武德止大歷分爲三
十類肅元和時人

大唐說纂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分門類事效世說止有十二門
恐非全書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
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
極爲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
問石泉令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
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

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儲位新史載其說
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景龍文館記八卷

陳氏曰唐修文館學士武甄平一撰記中宗初置
學士以後館中雜事及諸學士應制倡和篇什雜
文之屬亦頗記中宗君臣宴褻無度以至暴崩其
後三卷爲諸學士傳今闕二卷平一以字行

唐年小錄八卷

陳氏曰唐戶部尙書扶風馬總會元撰記唐以來
雜事分爲七門末卷爲雜錄舊有一本畧甚後得

程文簡本傳之始爲全書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鼂氏曰漢王仁裕撰仁裕事蜀至翰林學士蜀亡
仁裕至鎬京采撫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
十九條後分爲四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
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
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
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
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

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劔

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明皇雜錄二卷

鼂氏曰唐鄭處晦撰記孝明時雜事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

陳氏曰其書大中九年序處晦大和八年進士也開元傳信記一卷

鼂氏曰唐鄭棨撰紀開元天寶傳聞之事故曰傳信

開元昇平源記一卷

陳氏曰唐史官吳兢撰叙姚崇十事

廬陵王傳一卷

陳氏曰唐彭王傳會稽徐浩季海撰叙狄仁傑五
王事

河洛春秋二卷

陳氏曰唐揚州司功包誥撰記安史之亂

右雜史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五



